

齊氏醫案

上海千頃堂書局印行



氣分辦寒熱虛實果是火症吐血桃仁承氣湯鼻衄犀角地黄湯弱者或咽河間地黃飲子宜矣若是虛症豈不誤矣凡內傷不足而吐衄者又宜加味理脾滌飲溫中散逆脾土虛者加味補中益氣湯以滋化源兼攝血歸經水不足者壯水之主真火衰者益火之原此則一定而不可易者也仲景立法至詳且盡惜卒病論十六卷起死回生因祿山兵火散失無傳總緣王叔和以偶撰而亂仲景陰陽乖舛倒亂六經後人以訛傳訛醫風日趨日下苟非喻嘉言特出手段尚論三百九十七法釐定六經剖析陰陽金針並度現身說法千古冥冥後夜矣業醫者不讀尚論篇不識六經陰陽之理所以遇病即錯治吐衄者百無一生予常目擊心傷不揆鹵莽敢將數十年寢食研求得力於仲景嘉言春暢發其意鍼貶諸家啟迪後賢俾不致貽其誤以償吾生平之所願也

夫吐血者非不可治醫家不得其傳不知法主理脾健胃徒據不通之論妄與清金保肺以伐胸中之陽終以滋陰降火伐盡脾中之陽胃陽腎陽均被耗損其命全去雖有善者無能為也

憶二十年前醫友人魏學周吐血冲激而出食不下不能言其體火旺陰虧外見舌胎乾而口臭心煩惡熱終夜不寐黑暗之中目光如雷夫晝明夜晦天道之常今當晦而生明反乎其常矣然所以然者真陰素虧血復暴脫陽無依附

而發越於外。精華並見。故黑夜生明。乃是陽光飛墜。如星隕光流。頃即汨沒。危候也。藥與大養其陰。以濟其陽。方用地黃阿膠。知母貝母。玄參。側柏。童便。日服四劑。歷五旬。服藥二百劑而愈。由今思之。爾時識力尚欠。僅據火旺陰虧一端。殊不知吐血者。皆由脾胃氣虛。不能傳布。藥中恨未能重用黃芪。白朮等藥。以治病之源。而彌其後患。故病雖愈。而根未拔。明年九月。厥病驟發。傾囊大吐血。竭而死矣。傷心哉。向日能用理脾健胃。於養陰濟陽之中。或者根可除。而病不發。予無憾矣。

凡吐血者。必兼咳嗽。以蓄血與留飲。皆由脾胃氣虛。故二症每相因。或先咳嗽而後吐血。或先吐血而後咳嗽。又或咳嗽而痰血相兼。治法總不外乎理脾健胃。世醫不得其法。不分氣血虛實。胡亂瞎撞。寒熱雜投。以致病者輕而重。重者危矣。

吐血之症。多有喘者。乃為中氣不足。轉運無權。兼之腎氣渙散。胸中之氣不能下達。上逆而為喘。法當重用芪朮。大補中氣。故紙益智。收固腎氣。砂仁半夏。醒脾開胃。黑姜溫胃逐瘀。白蔻宣暢胸膈。使中州氣旺。健運有權。腎氣收藏。則胸中之氣肅然下行。而喘自止。彼皆不得其傳。謬謂黃芪白朮二藥提氣。死不敢用也。

曾醫陳子 三之子。年十八。吐血甚多。既則咳唾。痰血相兼。喘促不能卧。奄奄一息。人將不堪。予曰。此症大難。非我所能及。陳子告曰。賤弟兄三人。下輩十八。皆為吐血。已死其九。僅此弱子。尚未冠。敢求先生憐而救之。余曰。非敢推辭。但恐服過清金保肺等藥。曷可救也。陳子云。病雖三月。尚未服藥。皆因九子被諸醫所殺。不敢請耳。今聞先生治血神驗。故爾相懇。乃用黃芪八錢。白朮八錢。半夏黑姜各二錢。砂仁白蔻各一錢。煎服。明日陳子來寓。顏曰。昨有數位高醫。討藥方一看。均皆縮首。吐舌。詫為不祥。謂黃芪白朮提氣。是吐血者之大忌。若此重用。則必喘促加劇。而立死矣。答曰。黃芪白朮提氣之說。亦嘗聞之矣。舒先生獨不聞。有是說乎。且吾家九子。諸醫皆未用黃芪白朮。盡歸於死。今舒先生必有精妙之理。非尋常所能及。吾竟依法與之。今早看來。覺氣稍平。再服數劑。血亦漸止。飲食漸旺。恐其再吐。吐亦不妨。前藥不可歇手。服至六十餘劑。兼服六味地黃丸。而全愈。

吾見一少年吐血。醫家任用止血諸方。而強止之。以為治得其法。殊不知死於此矣。夫吐血一証。皆由脾胃氣虛。不能傳布。法主理脾健胃。宣暢胸膈。使傳布如常。血不停蓄。其病自愈。粗工不明此理。希圖暫止。謬以為功。獨不思停蓄之血。敗濁之淤。豈能復行經絡。况敗濁不去。終為後患。壅塞胸膈。脾胃

愈虧。後此新生之血。愈不得流通。以致積而復動。衝激而出。壅塞咽喉。搐入
鼻管。致不得息。其死立至。醫不强止其血。必無搐死之慘。未幾少年果為積
血復動。噎搐而死矣。冤哉。繆仲醇有曰。吐血有三訣。宜行血。不宜止血。止
血不循經絡。而氣逆上壅也。行血血行經絡。不止自止也。強止之。則血凝
血凝。則發熱惡食。病日痼矣。宜補肝不宜伐肝。肝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職
也。補肝亦未為盡善。養肝和肝。則肝氣平。而血有所歸。伐肝則肝虛。不能藏
血。血愈不止矣。宜降氣不宜降火。氣有餘便是火。氣降則火降。火降則氣不
上。血隨氣行。無溢出上竅之患。降氣亦未可盡行。惟調之順之。降火則必用
寒涼之劑。反傷胃氣。胃氣傷。則脾不統血。血愈不得歸經矣。舉世往往徧用
寒涼傷脾作泄。多致不救。哀哉。

治吐血精義說

大凡虛勞之人。亡血失精。津液消耗。治之尤難。內經云。鍼藥所莫制者。調以甘
藥。金匱遵之。而用小建中黃芪建中二湯。急建其中氣。令脾胃強而津液旺。自
然精生血充。而真陰以足。余嘗攷仲景治吐血之方。載在卒病論十六卷中。端
論暴血。恨遭祿山兵火。遂湮沒無傳。自唐迄今。千有餘歲。偽撰雜出。局方甚行
世人皆曰。吐血是火病。斯言一出。而治之者。概用知柏歸地。悶心泥膈。欲治血

而反耗血。竟致百不一救。傷哉。其殺運使然也。國朝喻嘉言先生出。深會其旨。但用稼穡作甘之味。而酸醎辛苦在所不用。誠得神聖之心傳。為後世振聵。竊蹟者。善哉嘉言。有功千古。慧殫心數十年。廢寢忘餐。博攷方書。研窮經典。探顯索隱。而會通之。提其綱。復挈其領。且咀嚙其義味。真無有過於嘉言先生者。觀其心法。惟健脾中之陽氣為第一義。健脾中之陽氣一舉有三善焉。一者脾中之陽氣旺。如天青日朗。而龍雷潛伏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能宣散胸中室塞之陰氣。如太空不留纖塵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飲食運化精微復生。其已竭之血也。況乎地氣必先蒸土為濕。然後上升為雲。若土燥而不濕。地氣於中隔絕矣。天氣不常清乎。今之方書。妄引久嗽成勞。痰中見血之陽症。不敢用健脾增咳為例。不思咯血即有咳嗽。不過氣逆上厥之咳。氣下則不咳矣。而吐衄又有陰火陽火之分。如感六淫之邪氣者。陽火也。則宜以苦寒折之。根於七情之逆氣者。乃係陰火。陰火者。龍雷火也。相火也。相火居於命門。寄於肝膽。所以為乙癸同源。故有龍火雷火之稱。肝屬木。居東配震。震為雷。所以為雷火也。命門居坎北。在兩腎中間。龍火居焉。故曰龍藏海底。動則火騰。所以為龍火也。龍雷二火藏肝腎中。未動不知其為火也。及其一發。暴不可禦。以故載陰血而上溢矣。夫龍雷之性。必陰雲四合。然後遂其升騰之勢。若天青日朗。則退藏不動。

矣。凡用寒涼清火之藥者。此以水制火之常法。若施之於陰火。未有不轉助其虐者也。古方治龍雷之火。每用附桂引火歸元之法。然施暴血之症。可暫不可常。蓋已虧之血。不能制其悍而未動之血。恐不可滋之擾耳。救世君子。凡遇斯症。必以崇土為先。土厚則陰濁不升。而血患自息也。究而論之。治龍雷之火。全以收藏為主。以秋冬之時。則龍潛雷伏也。其治法載在三卷相火龍雷論中。反覆參詳。而治吐血之法。無餘蘊矣。故余案曰。治吐血者。不得喻嘉言之傳。不讀絳雪丹書。雖皓首窮經。終是下工而已矣。

邇來時勢醫者病家。一見吐血。認為火症。用藥多以歸地芩連。鮮用參苓朮。又有親朋毫不知醫。交口妄勸。寧用寒涼。勿用熱藥。以致不可救療。自誤者無足惜。誤人者。閻羅王肯輕釋乎。余謹剖心瀝血相告。且誓之曰。今而後治吐血。不遵嘉言養葵之法。而誤人者。死入犁耕地獄。並旁操鄙見。與夫妄薦醫而誤人者。均同此罪。

絳雪丹書

血病

客有問於余曰。失血一証。危急駭人。醫療鮮效。或暴來而頃刻即逝。或暫止而終亦必亡。敢問有一定之方。可獲萬全之利否。余曰。是未可以執一論也。請備

言之

凡血証先分陰陽。有陰虛陽虛。陽虛補陽。陰虛補陰。此直治之法。人所共知。又有真陰真陽。陽根於陰。陰根於陽。真陽虛者。從陰引陽。真陰虛者。從陽引陰。復有假陰假陽。似是而非。多以誤人。此真假二字。曠世之所不講。舉世之所未聞。在雜病不可不知。而在血病為尤甚。汝知之乎。

既分陰陽。又須分三因。

風寒暑濕燥火外因也。

過食生冷。好吃苦寒。醉飽無度。外之因也。

喜怒憂思恐。內因也。

心肝脾肺腎也。

跌撲閃肭。傷重瘀蓄者。不內外因也。

既分三因。而必以吾身之陰陽為主。或陰虛而挾內。外因也。或陽虛而挾內。外因也。蓋陰陽虛者。在我之正氣虛也。三因者。在外之邪氣有餘也。內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不治其虛。安問其餘。

客問曰。吐衄血者。從下走上之火也。暑燥濕火宜有之矣。何得有風寒之証。曰。此六淫之氣。俱能傷人。暑熱者。十之一二。火燥者。半。風寒者。半。而火燥之後。卒又歸於虛寒矣。

內經曰。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肺經受邪。民病血溢血泄。又曰。少陽之復。火氣內發。血溢血泄。是火氣能使人失血也。又曰。太陽司天。寒淫所勝。血變於中。民病嘔血。血泄。飢飢善悲。又太陽在泉。寒淫所勝。民病血見。是寒氣使人失血也。又

云。太陰在泉濕淫所勝。民病血見。是濕氣能使人失血也。又云少陰司天之政。水大寒熱持於氣交。熱病生於上。冷病生於下。寒熱凌犯能使人失血者也。太陰司天之政。初之氣風濕相搏。民病血溢。是風濕相搏血溢也。又曰歲金太過。燥氣流行。民病反側咳逆。甚則血溢。何獨火乎。況火有陰火陽火之不同。日月之火。與燈燭之火不同。爐中之火。與龍雷之火不同。又有五志過極之火。驚而動血者。火起於肝。憂而動血者。火起於肺。思而動血者。火起於脾。勞而動血者。火起於腎。能明乎火之一字。於血之理。則思過半矣。

劉河間先生。特以五運六氣水火立論。故常用寒涼以治火。而後人宗之。不知河間之論。但欲與仲景傷寒對講。各發其所發之旨耳。非通論種種不同之火也。自東垣先生出。而論脾胃之火。必須溫養。始禁用寒涼。自丹溪先生出。而立陰虛火動之論。亦發前人所未發。可惜大補陰丸。補陰丸二丸中。俱以黃柏知母為君。而寒涼之弊。又盛行矣。嗟乎。丹溪之書。不怠岐黃之道。不若余特撰陰陽五行之論。以申明火不可以水滅。藥不可以寒攻也。

六淫中。雖俱能病血。其中獨寒氣致病者居多。何也。蓋寒傷營。風傷衛。自然之理。又太陽寒水。少陰腎水。俱易以感寒。一有所感。皮毛先入。肺主皮毛。水冷金寒。肺金先受。血亦水也。故經中之水與血。一得寒氣。皆凝滯而不行。咳嗽帶痰。

而出。問其人必惡寒。切其脉必緊。視其血。中間必有或紫或黑數點者。此皆寒也。醫者不察審其証。便以陰虛火動。而概用滋陰降火之劑。病自深而死日迫矣。余常用麻黃桂枝湯而愈者數人。皆一服得微汗而愈。蓋汗與血一物也。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余讀蘭室秘藏而得此意。因備記以廣其傳。一貧者。冬天居大室中。卧大熱炕。得吐血。求治於余。余料此病大虛弱。而有火熱在內。上氣不足。陽氣外虛。當補表之陽氣。瀉裡之虛熱。是其法也。冬天居大室。衣蓋單薄。是重虛其陽。表有大寒。壅遏裏熱。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於口。憶仲景所著傷寒論中一証。太陽傷寒。當以麻黃湯發汗而不與。遂成衄血。却以麻黃湯立愈。

獨有傷暑吐衄者。可用河間法。必審其証。面垢口渴。喜飲。干嘔。腹痛。或不痛。發熱。或不發熱。其脉必虛。大汗出者。黃連解毒湯主之。甚者白虎湯。

金匱方云。心氣不足。吐血衄血者。瀉心湯主之。大黃二兩。黃芩黃連各一兩。水三升。煮取一升。須服之。此正所謂手少陰心經之陰氣不足。本經之陽火亢甚。無所輔。肝肺俱受其火而病作。以致陰血妄行而飛越。故用大黃瀉去其亢甚之火。黃芩救肺。黃連救肝。使之和平。則陰血自復而歸經矣。愚按暑傷心。心氣既虛。暑氣故承而入之。心主血。故吐血衄。心既虛而不能生血。

恐不宜過用寒涼以瀉心。須清暑益氣湯中。加生地丹皮。兼犀角地黃治之。蓋暑傷心亦傷氣。其人必無氣以動。脈必虛。宜以參芪助氣。使氣能攝血。斯無弊也。

客問曰。既云須分陰陽。則吐衄者。陰血受病。以四物湯補血是矣。參芪補氣。奚用之。而復有謂陽虛補陽之說。何耶。曰。子正溺於世俗之淺見也。自正節齋製本草集要有云。陰虛吐血者。忌用人參服之。則陽愈旺而陰愈消。誤服人參者。死。自節齋一言。而世之受病治病者。無問陽虛陰虛。而畏參如砒毒矣。寬哉寬哉。蓋天地間之理。陽統乎陰。血隨乎氣。故治血必先理氣。血脫必先益氣。古人之妙用也。

凡內傷暴吐血不止。或勞力過度。其血過行。出如涌泉。口鼻皆流。須臾不救。即死。急用人參一兩。或二兩。為細末。入飛羅麵一錢。新汲水調如稀糊。不拘時服。或獨參湯亦可。古方純用補氣。不入血藥。何也。蓋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無形自能生有形也。若有真陰失守。虛陽泛上。亦大吐衄。又須八味地黃湯。固其真陰。以引火歸原。不宜用人參。其火既引之而歸矣。人參又所不禁。陰陽不可不辨。而先後之分。神而明之。存乎人耳。

凡失血之後。大發熱者。名曰血虛發熱。古方立當歸補血湯。用黃芪一兩。當歸

六錢名曰補血湯。而以黃耆為主。陽旺能生陰血也。丹溪於產後發熱。用參芪歸芎黑薑以佐之。或問曰。乾薑辛熱。何以用之。余曰。薑味辛。能引血。藥入氣分。而生新血。神而明之。不明此理。見其大熱。六脉洪大。而誤用發散之劑。或以其象白虎湯證。而誤用白虎湯。立見危殆。不可救矣。慎之哉。

客又曰。陽能統陰。既聞命矣。傷寒吐血。亦聞命矣。然除傷寒外。或者寒涼之藥。不能不少加一二。以殺其火勢。至於辛熱之品。以火濟火。恐一入口。而直衝不止。奈何。寧和平守中。以免怨謗。何如。若丹溪產後。而用乾薑者。為有惡露凝留。故用之以化其瘀。未必可為典要也。余見先生治血症。不惟不用寒涼。而反常用大辛熱之藥。屢已奏功。不已霸乎。余曰。子之言。不讀古書。不窮至理。不圖活人之命者也。試檢古人之名言以驗之。

金匱方云。吐血不止。側柏葉湯主之。效如桴鼓。列方於左。

側柏葉

炒黑

乾薑

炒黑

各二兩

陳艾

揉絨熟

三把

炒乾

馬通

炒黑

合煮

四碗

每溫服

一碗

凡吐血不止。則氣血皆虛。虛則生寒。是故用柏葉。柏葉生而向西。乃稟兌金之氣而生。金可制肝木。木主升。金主降。取其升降相配。夫婦之道和。則血得以歸藏於肝矣。故用是為君。乾薑性熱。炒黑則止而不走。用補虛寒之血。陳艾性溫。能入內而不炎於上。可使陰陽之氣反歸於裏。以補其寒。用一味為佐。用馬通

者為血生於心。心屬午火。於是用午獸之通主降火消停。血引領而行為使。仲景治吐血準繩。可以觸類而長之。

仁齋直指云。血遇熱則宣流。故止血多用涼藥。然亦有氣虛挾寒。陰陽不相為守。營氣虛散。血亦錯行。所謂陽虛陰必走耳。外必有虛冷之狀。法當溫中。使血自歸於經絡。可用理中湯。加南木香。或用乾薑甘草湯。其效甚速。又有飲食傷胃。或胃虛不能傳化。其氣上逆。亦能吐衄。木香理中湯。甘草乾薑湯。出血諸症。每以胃藥收功。

曹氏必用方。吐血須煎乾薑甘草作湯與服。或四物理中湯亦可。如此無不愈者。若服生地藕節茅根竹茹去生便遠。

三因方云。理中湯能止傷胃吐血。以其方最理中。脘分別陰陽。安定氣血。按患者果身受寒氣。口受冷物。邪入血分。血得冷而凝。不歸經絡。而血妄行者。其血必黑黯。其色必白。面赤。其脈必微遲。其身必清涼。斯時不急用薑桂。而用涼血之劑。殆矣。臨症之工。宜詳審焉。

褚氏云。喉有竅。咳血殺人。腸有竅。便血殺人。便血尚可治。咳血不易醫。飲溲溺百不一死。服寒涼百不一生。血雖陰類。運之者其陽和乎。玩和陽二字。褚氏深達陰陽之妙者矣。

王海藏云。胸中積聚之殘火。腹裏積久之太陰。上下隔絕。脈絡部分。陰陽不通。用苦熱以定於中。使辛熱以行於外。升以甘溫。降以辛潤。化嚴肅為春溫。變燥烈為和氣。汗而愈也。然餘毒土宜。猶有存者。周身陽和尚未泰然。心中微熱。而思涼飲。因食冷物。服涼劑。陽氣復消。餘陰再作。脉退而小。弦細而遲。激而為吐。衄者有之。心。肺受邪也。下而為便血。溺血者有之。腎。肝受邪也。三焦出血。色紫不鮮。此重沓寒濕。化毒凝泣。水穀道路。浸漬而成。若見血症。不詳本末。便用涼折。變乃生矣。

客又問曰。吐衄可用辛熱為扶陽益陰。始聞命矣。然復有真陽真陰之說。可得聞乎。答曰。醫家之言陰陽者。氣血盡之矣。豈知火為陽氣之根。水為陰血之根乎。吾所謂水與火者。又非心與腎之謂。人身五行之外。另有一無形之火。無形之水。流行於五臟六腑之間。惟其無形。故人莫得而知之。試觀之。天日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之精。故潮隨之。如星家看五行者。必以太陽太陰為主。然此無行之水火。又有以太極為之主宰。則又微乎微矣。此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是立命之門。謂之元神。無形之氣。謂之元氣。無形之水。謂之元精。俱寄於兩腎之間。故曰。五臟之中。惟腎為真。此真水真火。真陰真陽之說也。

客又問曰。真陰真陽與血何干乎。答曰。子但知血之為血。而不知血之為水也。

人身涕唾津液痰汗便溺皆水也。獨血之水隨火而行。故其色獨紅。腎中之真水乾則真火炎。血亦隨火而沸騰矣。腎中之真火衰則真水盛。血亦無附而泛上矣。惟水火奠其位而氣血各順布焉。故以真陰真陽為要也。

客問曰。既是火之為害。正宜以水治之。而先生獨曰。火不可以水滅。而反用辛熱。何耶。答曰。子但知火之為火。而不知火有不同也。有天上之火。如暑月傷暑之病是也。方可以井水沃之。可以寒涼折之。若爐中之火。得水則

人身即

脾胃之火。脾胃之中無火。將以何者蒸腐水穀而分溫四體耶。至於相火者。龍雷之火。水中之火也。龍雷之火得雨而益熾。惟太陽一照而龍雷自息。及秋冬陽氣復藏而雷始收聲。龍歸大海矣。此火不可水滅。而用辛熱之義也。當今方書亦知龍雷之火不可以水滅。不可以直折。但其註皆曰。黃柏知母之類是也。若是依舊是水滅直折矣。誤天下蒼生者此言也。哀哉。

客又問曰。黃柏知母既所禁用。治之將何如。若與前所論理中溫中無異法。何必分真陰真陽乎。答曰。溫中者理中焦也。非下焦也。此係下焦兩腎中先天之真氣。與後天心脾胃脾。有形之體毫不相干。且乾薑甘草當歸俱入不到腎經。惟仲景八味腎氣丸。斯為對症。腎中一水一火。熟地黃壯水之主。附桂二味益火之原。水火既濟之道。蓋陰虛火動者。若腎中寒冷。龍宮無可安之宅穴。不得

已而遊行於上。故血亦隨火而妄行。今用附桂二味純陽之火。加於六味純陰水中。使腎溫煖。如冬月一陽來復於水土之中。龍雷之火自然歸就於原宅。不用寒涼。而火自降。不必止血。而血自安矣。若陰中水乾而火炎者。去附桂而純用六味以補水配火。血亦自安。亦不必去火。總之保火為主。此仲景二千餘年之秘。豈後人所能筆削一字哉。

客又問曰。假寒假熱之說何如。答曰。此真病之狀。惑者誤以為假也。經曰。少陰司天之政。水火寒熱持於氣交。熱病生於上。冷病生於下。寒熱凌犯而爭於中。民病血溢血泄。內經蓋指人之臟腑而言。少陰司天者。腎經也。凡腎經吐血者。俱是下寒上熱。陰盛於下。逼陽於上之假症。世人不識。而為其所誤。者。吾獨窺其微。而以假寒治之。所謂假對假也。但此症有二。有一等少陰傷寒之症。寒氣自下。腎經而感。小腹痛。或不痛。或嘔。或不嘔。面赤口渴。不能飲水。胸中煩燥。此作少陰經外感傷寒。春須用仲景白通湯之法治之。一服即愈。不再作。白通湯用附子一枚。薑炙黃三錢。藥煎好。入葱白四莖。加入人尿猪胆汁和服。又有一等真陰失守。命門火衰。火不歸原。水盛而逼其浮游之火於上。上焦咳嗽氣喘。惡熱面紅。嘔吐痰涎出血。此係假陽之症。須用八味地黃湯引火歸元。茲二方俱用大熱之藥。倘有方無法。則上焦煩熱正甚。復以熱藥投之。入口即吐矣。須